



改正大字
春點

論語集

十九

服部文庫
117
235
3



論語卷之六



先進第十一

朱熹集註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而以為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

此トキム人
イロトスル
コトヲ孔子
トクニトシ
郊ハ城下
ヨリトシ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氏ヲアケテ子ノ字ヲ補スルハタツトフニ

田野ノ民

各後進与礼樂傳得時之中

史記楚昭王聘陳蔡子大夫圍之

厄難矣

道德ヲ内
ツミクテソ
レヲ行フヲ
德行トイフ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知其過也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德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

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

子夏

行去聲

「シキラスル」

「六藝」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

所不說

悦說音

助我若子夏之起子因疑罔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澆顏子之益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

「五十五」

「閔子之父兄ノイフヲ同心ト云フ」

母昆弟之言

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凡弟言其友トイフ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

妻之

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曰。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之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

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哀公。康子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棺死人ノ入、器

至ノ大ハニダ
ミカキテモヨ
クナル言ハモ
ハヤトリカヘ
サレズミカシ
ス

舊禮記檀弓篇

命車モ礼記三出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

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槨。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入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

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禮記檀弓三出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
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門人
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
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
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
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
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
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
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
死生人鬼一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

原始易
上係傳
アリ

○閔子侍側聞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
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
樂得英材而教誨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
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懼之難洪氏曰
漢書引此句上有二目字或无傳哀十五年
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長字義不見
曰府爲蓋改作之

英方孟子
尽心上三有

不得
三死又
也

六甫
王六

王氏宋王
安石也字
文甫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是。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字介甫。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言不安發。發必當。中。夫音扶。中。去聲。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鄒諒然之聲。蓋其氣質剛硬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孔子門人。其發於聲者如此。

其室六勝
手方三
ヲクカン

イッレモ中
ヲハルルニ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

過商也不及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及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失而遽忽之也。

曰然則師愈與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賢人德之知上也。道以中庸為至。賢者之過。雖若勝於中庸。而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

差之小易
傳ノ語

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周公以王室。經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讓奪其君之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其富宜矣。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

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及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敝黻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浚造。

師也辟

辟。亦反。外。子張乎。道也。亦反。本注。便辟也。習容止。少誠實。

方長春ノ時分タシクサカニテユクサラララス迄血一甚チククニトダカリトククニ血ノ出ル血ノ出ルトククニユククイフ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者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

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再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遂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曰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二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

師有死。父君同。師有死。父君同。師有死。父君同。

邊一スベキ
コトモセス
スムヲセヌ
カタヤ

畏戒備之意
杖

三六父君師
ノ三也

離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具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淡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

○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父君ヲロスノ字ハ弑ノ字ヲカク

終非君臣之云。此二子可許。

身退。朱子已言以道為身退。通。

社主ノ神
稷五穀
ノ神ニコト
スクニ学ト
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
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人ノカイニテ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先鋒曰
通古則拘言治民事神
末拘則事之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
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社以爲
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
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
人耳故夫子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
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

辨口ヲニケム

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
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以不讀書也

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誅之序
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

曾皙曾參
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
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
此亦可

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
有人知汝則汝將何以爲用也

皆以三年為期善
三載考績要其成
孔子曰子
魯子路曰
孔子曰子
魯子路曰
孔子曰子
魯子路曰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
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
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
率爾輒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
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
饉方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
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
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
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是富綏
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再有謙
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
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相去是禮樂アリ是禮樂アリ是禮樂アリ
君ヲタスクテ礼樂ヲナリ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
言已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
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端玄
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鐸爾舍瑟而作對
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

諸侯一周
禮ニクシ
見天子ニ
ニニル礼

得

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備少孔子九歲，冉有少孔子二十九，公西赤少孔子四十二，曾參少孔子四十六，子游少孔子四十四，子夏少孔子四十二，子貢少孔子三十一，子路少孔子二十六，子巢少孔子二十，子方少孔子十九，子開少孔子十八，子公西赤少孔子十四，子公西赤少孔子十四，子公西赤少孔子十四。

上巳三月水邊三沐，引之是也。壇八穀，時壇，壇八穀，時壇，壇八穀，時壇。

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即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禱焉之未者，其氣緣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樂，而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綽次悠

隱一ヲ、ツカフモ、アラハルヲ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

以爲哂不讓治邦故。治管不唯于此。

浴沂當有竹石之樂

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西。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然犀解云大小以禮樂優劣言大不作大相只是死出者其

出其右者一非レレコトイフナロカク多クシテ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只在。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猶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西之。若達便思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

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之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私智ノ三ツカ子ノ心也心ノ全キ徳ニテ言フノ仁ノ事言仁ノ事ナリ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友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

全書卷之三
禮記卷之六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徐。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辨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自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

書經說
命三アリ

箴銘也
分ヲ割ノ
エヒラ治
スニトクイ
ニシメトシ
ツクヒ文ヲ
知誘イ禮
記樂記ノ
文字
掩檢イ易
係辭イ出
與我イ書
經大禹謨
アリ

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之請事斯語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訓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彜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卑彼洗纓知止有定開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接內斯辨專別是相機曲或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岐已肆物忤出悻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若人知幾誠之

於思志壯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則危造次克念殲滅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博學識法切要之言非經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唯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黜黷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勸裕

儼禮記曲禮語也物多思慮正上之ト久也

調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魑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論語卷三

曰其言也。訖。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訖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即有不得而駁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駁其言可知。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樂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發。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作亂下左
傳哀公十
四年三月

向難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我心之
不疚。夫何
憂何懼。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初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我獨亡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順受天
命也
夫心之自
然也

子夏四海
兄弟也
胡氏曰
子夏四海
皆兄弟之
言特

哭禮記檀
弓之三有

蓋聞之
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
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
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
已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
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
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
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
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
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禮記檀弓則
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

群陰長或治利
於陽也本手
利者取於身
所及利林始及
足後及林之廣
身也

易卦
六四曰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
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
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
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
所謂剝牀以膚也近災者也愬愬已之冤也
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
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
辭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
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
失而告之故其詞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
揚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
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

受之慙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第、廩、實而賦、繡、修。然後、教。

亂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

先？曰：去兵。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

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

信人人夕也

開奇語云

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

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

吾之信可以浮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

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

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君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

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子貢曰：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

羊之鞞。

鞞，其鞞反。

鞞，鞞也。○子貢曰：子貢述所見，下文有子成之言，鞞，鞞也。○子貢曰：子貢述所見，下文有子成之言，鞞，鞞也。

若質
文何
虎豹
鞞
羊之鞞

宣公十二年

○哀公問於有若曰：羊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羊，言所用也。用不足，言用之不足也。羊，言所用也。用不足，言用之不足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洫。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一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一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一，即所謂什一也。公以有若不諱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歛為人上者所宜。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一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何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歛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和蓋徹之當務而不以為迂。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ルハ

世積

義崇德也

不美之也 主忠信則本止 從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謂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外如此詩所言之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言適富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揚氏曰

氣二八ルハ
イカニシテ
イカニシテ
イカニシテ

集注曰不思曰姻
求新也
不以彼之富厭
我之貧故以其
新異于故耳
鄭玄曰言此誠
不可以致富適是
為異耳取此為

之異耳以非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納嬖而

子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啟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揚氏曰君之

陳氏一尤
傳昭公三
年

論語五

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
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
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
釋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
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
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
留其諾也
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
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
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
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

人トヤクソク
タルフヲト
ドメスヤクソク
タルトクリニ
ニヤカ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自信之故也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訟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弗畔矣夫
重
雍也第六注言為要也君子學政其務於文先不考守其務

多ハ敬在子
新編及
素本
比
年
ヨリ

存之於林姓
用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魯自仲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情乎康子之礙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查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查亦反其本耶。孔子以子之不欲。啟之。其旨深矣。查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

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

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州。州上之風必偃。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善。則民善矣。上之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豈從以言教者。況於殺乎。

柄權柄國
柄也

春秋左
傳哀公三
年三月

草八風
下上二
大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通達人介名也達者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識編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

察人之言色而驗已之得失又知

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志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身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故然德修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

卑一易謙ノ卦象ノコトハ

取小人氣入テ仁人トイハルマツ也

卑一易謙ノ卦象ノコトハ

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
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

德脩慝辨惑

慝吐「ア」モ「コ」ラ「ス」ル「キ」ノ「地」
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
之匿於心者修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也
於為「レ」已「レ」是「心」ヲ「用」ヒ「也」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
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
及其親非惑與

我カサ「レ」ア「タ」ル
當「然」ノ「ミ」
チ「ラ」サ「キ」ニ
ト「ス」テ「也」得
ト「イ」フ「ス」レ「也」

懲念ハ
易ニ出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
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已而
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
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
其忿矣樊遲纒纒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
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
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
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
者莫如忿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
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
大惑矣故懲忿
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

人
聲下同

愛人之仁之施
知人之知之務

是ハ仁知
用處ヲ以
メ「ケル」也

曾氏名終
字吉甫

樊遲未達

本字終蓋之終未達
後曰愛而安知用之不達此義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靡而

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諸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夫
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

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
賢徧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
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直ラアゲム
カレラステ
ヲク實良
ヲアケル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
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
遠矣

選息戀反陶
音遙遠如字

歎其所包者
廣不止言知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
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

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殘近

者而其飽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
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

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
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

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
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

包合テ
カキトコロ
デモカチ
クム

有司諸役
人スステ云
一職之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為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為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

人各一札
記禮運
アリ

仲弓之
アヒトリ知
トイフ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稱父之廟
子曰

子路曰

名不正
イフカ合点
ユカスハ開
フクヘン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
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
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
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
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
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中刑罰
キヲ刑スル
也

水トハ名
ムソトイフ
モノアリ然
シテトハ名
コナル也水
ヲ火トイハ
不正名也
ヲトハ名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
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
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
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
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
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
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

手路人死
女死カ恩キト
イラニアラス
ツカヘミキ
出カニツカレ
カ非也

諸天主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
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
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
其難徒知食為不避其難之為
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校子曰吾不如老農請

論語卷三

六

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

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

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負其子而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負其子而

孟子滕文公上三

孟子滕文公上三

專對直辭以已意
應對多談詩
多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中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論語卷三

三

衛君子
ナレハ公子
トイフ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子曰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曰適衛冉有僕

田里民ノ景

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雍天子ノ
學校也コレ
ハ雍ト云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

論語卷三

三

僕御
重也

庶衆

也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

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

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

以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

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

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

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公子荆衛大夫苟柳祖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

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

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車之也

善人生活
キヨキ人三テ
学カテ

○子曰苟有用我者
三月有成
○子曰苟有用我者
三月有成

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暮月謂綱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善人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

如化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祖至子文。景。黎。民。弊。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世。一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直解云。若大夫而從政。子政也。

朝天子請
侯
朝天子請
李氏
朝天子請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
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
與聞之朝音潮李氏自分コトテハレレ國政

魏唐書
文帝
帝作層親望
後曰臣朕或不
為陛下
云帝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軍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洞。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波矣。
君臣名分カラス
太宗太祖
後神農太穆
皇太后

詩
詩ハ小雅楚
茨ノニ

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此言也

曰一言而惑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此語カ一言ニアテセラル也

是二三分七
ハセ子ロ
古ル源
ナリ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
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我イフヤウニモトモモカフハスニルカタクレミトクニ
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
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
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聽言不至於耳。君且驕而臣且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密也。而與密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 述而人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

第七篇 葉公問政。近者。謂國中之人。遠者。謂遠國之人。說。悅也。來。來也。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
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

事不成。

父音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讓ハタクマダ
タカクモ乗ル
ヲニロス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此カニテクカクタキ一スレ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東夷北狄

充孟子
尺心上出

已ヲ行ハ徳
人方也
使スル方

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東夷北狄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辟面盜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務難次之愛入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日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其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卷博
也卷也周禮引此左行又引此必通作縛束

論語

卷五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為鄉黨稱
弟為弟去聲德分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夫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聲確者小人之言其識量之殘狹也此其本未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師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入何足算也管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市井市
三必井有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庸中道孟子作中庸蓋中正之行乎
行道也。在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故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在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彌濺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

孟子下
心人下
孟子下
心人下

陽明殿堂上
之人蒙引云
南人之言非至
為小蓋以其
重也

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
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
可得欲得不履不潔之士而
與之是猶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
以作巫醫善夫

恆胡登反
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實死
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
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揚氏曰君
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蓋矣其為

無常也蓋亦不占
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決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
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故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

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
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
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
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

是八人善
惡ヲメキ

大全輯以云各
好惡是同係合
汗之入故未可也
人皆惡皆曰詭
也房信之入故未
可也推之入之善
者以其同已好
之必有可好之實
其與已惡者以
天為合之行矣
方可知其人之
也

是言子生
ツキ止也

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
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也君子之心公而怨小
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攻而巳矣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澁鈍四者質之近乎
仁者也揚氏曰剛毅則不滯於物欲木訥則
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曰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
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
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辭勉也怡怡和悅
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
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
讒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
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
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
矣如云暮月二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
七年之類皆當思其
作為如何乃有益

七年之類皆當思其
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下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激於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取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取。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克。人ニカチタイトコム也。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人ニカチタイトコム。好勝。伐。自矜。怨。忿。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闢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四者。行ノイトカラシク。然テカクヲソケム。

居謂意所
便安處也。非特言居處而已。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

行言孫行孫並

去聲 無道トキミラフニイハ余アウレヒカレ也

危。竊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

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驟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和順禮記
樂記有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

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

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

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臯。春秋傳作澆。泥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臯。比當世。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春秋左
傳襄公四
年三リ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

小人而仁者也 扶夫音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為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庸積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也

子曰為命裨諶州創之世叔討論之行

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州略也創造也謂造為州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逐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習昭王欲用孔子又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於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管仲奪之也伯服多而智也罪故无死之言

犢犬全引後後揚
彪傳彪子為曹操
所殺走牛試犢之
事

此在傳
昭公十六
年三アリ

管仲ハ功ニ
ライテトルハ
キコト有

問

疏

食

沒

齒

無

怨言

伯氏駢邑三百飯

管仲曰人也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曰為命裨諶州創之世叔討論之行

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曰為命裨諶州創之世叔討論之行

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曰為命裨諶州創之世叔討論之行

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曰為命裨諶州創之世叔討論之行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古訓引王肅注為此訓。與驕字同訓。欬

子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易。去。聲。古訓無。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指趙孟。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

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則公綽蓋廉。辯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任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

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

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統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駢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無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四人ナカラニ
十魯國ノ
人

世屏解
非文飾也。神偏
矯敵致中。和
云云云。

廉不欲
三心ヲニ
母メテ也

久要平生之解
約終不忘其平生
之言、四居千百
年服、陳伯若非
止約信、如志道德
者、期周孔云云之
時、移事不從心往
往、退步、此便是
无骨幹、心要平
乞、則一生之操履
可知、
孟子、一、心、上、三、平、生、節、

子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日」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縯，仁也。卞莊子，勇也。再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賈，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辯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然豈其然乎

得罪
傳襄公二
十三年三有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狹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邾。以若不得請則將據邾。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則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揚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懷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管仲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

使宋
去宋
八年三有

伐楚公僂公
四年三有
伐衛公僂公
二十七年三有

陸德明皇紀曰兵車
會三、兵車八、六、

左傳僖公
二十六年也

子曰桓公尤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
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滅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漢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
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貢意不死猶可。子貢謂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

左衽，被皮寄反。恩沢。風俗。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

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

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

唐高祖實王珪不
能輔尊建流
之則也
建或敗也民責徵曰
爾聞吾兄弟奈何

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相聖人之言無乃
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
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
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
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
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前大ノアキツミヲカ
ナフニラス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
升諸公免反

臣の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
已同、進爲中、公朝之臣也
文子ト文ヲツケルをト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論法亦有所謂錫民
爵位日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
與已並有二善焉知人
也。忘已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

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
喪去聲

喪、失也。レホドナハ諸侯ノ位ヲウシテイソウナモノト也
他國ノ客ヲアヒレモテマ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
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
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
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
有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
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詩八雅抑
之篇

論語卷三

卷三

我身行
トトタス
クモニカセ
テイフ

大信不欺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
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弒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
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
其君請討之

潮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
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
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
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
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
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且
大夫後
トイフ早
所也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
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
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
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于者
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
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
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
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

今更此國

論語卷三

五

因是...
コク正天
下君ヲ十三
スモノ君ヲ
多クシテ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子曰伯玉使人於孔子

直解特
之

學之分別ノ
コナレバ
サシタマヘ

豈計魯人之線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
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
不從之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
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犯謂犯顏諫諍○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
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
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
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
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

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曰
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子曰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

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

子曰使乎使乎彰主之敬也

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
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
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與約而其主之賢益彰
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
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燕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
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

論語卷三
○五

其コト。我ラ
コトニヤウニ
アレヒクモ
ナク下ハチカ
ハアレト也

其トケテ
化ス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此良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
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也。
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者不敢盡之意。行不足多於生ノ也
過者欲有餘之詞。行不足多於生ノ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為仁者
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

自責以
勉人ヲ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
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

則不暇

夫音

方。此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
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
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抑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
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

以レレウモ子
トモ自然
イツハリ
ミツク賢
カレ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

是賢乎

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可寧之意亦可見矣。抑亦先覺者。抑亦先覺者。抑亦先覺者。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聲與平

微生。姓畝。名也。畝。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事。尊禮恭而直如此。其慳之亦淡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

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固ハヘント
リトヨラ
ユト也
オアルカ
テ徳ナ
驥ノカ
アリテ
ナラト

論語

卷之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子自嘆以發
子貢之問也

扶夫音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脩

天知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陳一令殺尸於三周

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滋味其語意則見其中即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時語以發之憤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南五

五

天命上焉
ヤミスル賢
人ウシ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謝氏曰雖察之想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 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夫下下之見也

去亂國而往治邦

其次辟色

衛灵公顔飛雁而色不在孔子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言不妄也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信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爾

子曰作者七人矣

自堯至周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

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啟門蓋賢人隱於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有孔子
天下ヲラレ
モハメヲフキ
トル

孔子ノビヒニ
天下ヲサメ
ントスルハ固

尔推云由膝以下
為揭由膝以上為
涉帶以下為厲
涉履解云脫去衣
涉水曰后以手摠
衣曰揭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
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磬樂器荷擔也蕢洲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

已矣溪則厲淺則揭

硜硜石聲亦溥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訃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无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梁形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

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

尚書說命
作高宗
上

周禮天官大宰掌
建邦之六典以佐
王

敬儼若思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氏曰禮達而禮運分定故民易使

好易皆去聲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流瀆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及求

引白虎通吉聖吹律定法算之姓

中庸三出
四靈六麟鳳
龜龍
禮記禮運
三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躡蹠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躡蹠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

禮記禮運
三

常亂俗則其是賊而已矣。歷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聽。然則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實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

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不當階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七終

五童子也
トク成人
モヤウ
オレテラニ
ルモノスヲ
ヘテトシテ
ニルト也
隅坐相見
王制父之齒
隨行

清譽